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研究应概括当代社会生活的新现象

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思想是面向过去、面向历史文献；研究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是从历史文献中寻求这些基本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寻求这些范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线索。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研究，在方法论思想上主要应该面向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研究当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回答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各种新问题。

一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要从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来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从时代精神的高度来提出和制定哲学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在当年被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制定的时候，就具有这种鲜明的特点。

十九世纪中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中上升到了首要地位。怎样认识这一新的历史现象？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虽然描述过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也对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他们都没有科学地揭示社会划分为阶级的根本原因。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过许多尖锐的批判，对他们所憧憬的未来社会也进行过许多天才的猜测和生动的描绘，但由于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他们的社会主义也只能是一种“空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也都没有给人们提供科学地认识社会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因此为无产阶级锻造认识社会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并且在这一历史观、方法论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所面临的历史任务。

新的事实、新的任务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出新的研究，寻求一条不是用人们的意识去解释人们的存在而是用人们的存在去说明人们意识的新道路，把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正是在寻求这一道路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且又在揭示生产、劳动、实践的内在结构的过程中，发现了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从而科学地提出和制定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等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杰出地成就了社会历史观的革命变革，因而唯物史观及其基本范畴名副其实地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今天，我们在研究这些基本范畴的时候，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这些基本范畴过程中曾经批判地继承过的思想资料，无疑是必要的。不研读这些著作，我们就无法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范畴的规定、解释和应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也还不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展开。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如何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新社会，使这个新社会在开展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加速社会发展等方面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历史条件。这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从事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成为工人阶级从事建设和管理的强有力的方法论工具。这就意味着时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功能和方法论作用已经提出了新的要求。建设和管理实践要求我们对社会系统的内部结构、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各种关系不仅有定性的说明，而且有定量的分析。现在已经出现并且正在发展着的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在社会学中的迅速推广和应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及一系列交叉学科的出现，管理科学、决策科学、领导科学的迅速发展，都是上述要求的表现。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代替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但是它应该为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方法论的思想，应该从方法论的高度解决这些学科在发展中遇到和提出的问题。因此今天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其主要力量应该集中到当代社会历史领域中人们所面临的新课题，研究这些新课题对历史观、方法论的新要求。只有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研究才能具有时代特点，才能确切地知道原有范畴应该怎样丰富发展，应该增加一些什么样的新范畴。

二

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影响下所产生的社会生活的新情况、新现象、新特点已经直接关联着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理解，要求我们对这些基本范畴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学说作出新的研究和探索。

当年，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只知道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劳动，这是正确的。因为只承认抽象的精神劳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一个认识论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劳动的时候，虽然多次指出智力、科学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但他们所论述的劳动主要是指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继续阐述了相同的思想。恩格斯在论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时，是把劳动和人脑的发展作为两种不同的因素来谈的，他所指的劳动也是物质生产劳动。然而当代社会生活中，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精神劳动、脑力劳动、智力劳动在人类劳动的总量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劳动范畴的时候，概括这种新情况。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劳动不仅应该理解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也应该理解为人和自然之间的信息交换过程。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和阐述生产力范畴的时候，虽然也指出过生产力包括科学力量，也提出了精神生产力的概念，但是生产力这一范畴主要用来标志人类利用自然对象、自然力量来生产社会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的力量，也就是说主要用来阐明物质生产的力量。但是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使得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发展中起着日益巨大的作用。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彼此渗透、结合，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不明白了。在当代，要把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生产力量，就不仅要考虑物质生产的力量，还要考虑精神生产的力量，不仅要考虑直接生产部门的力量，还要考虑教育、科研等非直接生产部门的力量。生产力范畴要不要概括上述新情况，怎样概括上述新情况，把精神生产力量概括到生产力范畴之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都要进行研究。另外，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加快了社会发展的节律，这不仅要求我们科学地说明社会发展的过去和现在，还要求我们精确地预测社会的发展趋势，对当

代社会的生产力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以便在这种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定量地描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把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联系和关系概括为生产关系的范畴，认为生产关系是由多方面的关系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后来斯大林把人们的生产关系概括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三个方面。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使得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经济中发生着日益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和联系，使得生产过程的技术结构和工艺过程对人们彼此联系和结合的活动方式产生着越来越巨大和直接的影响，要求人们在生产、经济活动中的组织活动方式能及时地适合技术和工艺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某些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生产过程的技术、工艺要求改变经营管理和组织活动方式，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使组织管理活动现代化、科学化，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在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如果缺乏适当的经营管理形式，如果经营管理不科学，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优越性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以上情况说明我们过去把生产关系只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只归结为某一固定模式的理解是过于简单和片面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所有制有着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主义所有制也有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资本主义所有制存在着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象，社会主义所有制也实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相对分离，所有制性质不变，生产组织、产业结构、经营管理的具体形式则可以改变。这些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企业的经营管理所处理的对象是属于生产力范畴还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如果说仅仅属于生产力范畴，为什么组织管理也调整着人们在生产过程、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组织管理所调整的生产关系是不是仅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相互关系，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组织管理调整人们关系的某些方法可以通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这是不是表明了人们在生产过程、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关系，不能完全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关系。可不可以设想，人们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生产和经济过程的技术、工艺结构基础上建立和形成的关系，一类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关系。苏联有的学者把前一类关系称为人们之间的组织关系，把后一类关系称为生产关系。生产管理、经济管理实际上包括了对这两类关系的管理。这种概括有没有道理？

经济基础范畴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把经济基础规定为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长期以来，这个“总和”或者被理解为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的总和，或者被理解为某一社会存在的几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现在要不要把人们在技术、工艺基础上发生的关系概括到这个“总和”之中呢？就是说，要不要把生产关系的总和理解为人们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两类关系的总和呢？苏联学者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区别经济基础(з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базис)和社会生活经济领域(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фера жизни общества)这两个概念，后者包括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过程和机制，这样的区分有意义吗？

关于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指的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法律设施、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上层建筑是在所有制基础上耸立起来的。在阶级社会中和在阶级消灭之前，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当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社会生活的组织程度的提高，生产、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问题上上升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使得我们可以比过去更为清楚地看到上层建筑在社会生活组织管理方面的作用。实际上，历史上的上层建筑也具有组织管理社会生活的职能。只不过是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运用上层建筑来建立对其他阶级的统治，并通过这种统治来实现对全社会的组织管理，因而社会管理职能往往被阶级职能所吞没和掩盖。当代社会，随着社会管理问题重要性的上升，上层建筑的最后一职能才进一步显露出它的存在和独立性。就是说，社会管理职能除了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意志外，还必须根据生产、经济、生活得以正常进行的客观要求。不管哪个阶级在管理中都必须遵循这种客观要求，否则就不可能达到良性管理或最优管理。斯大林在1950年阐述上层建筑的时候，除提到政治、法律设施之外，还提到了“其他的设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情况。总之，我们应该根据当代社会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新现象对上层建筑范畴作出新的概括。可不可以设想，上层建筑实际上存在着政治上层建筑和非政治上层建筑，或者说，上层建筑的社会功能可以分为政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如果可以作这样的设想，那末，对上层建筑的社会管理功能，对非政治上层建筑的含义，对政治的和非政治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两种职能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的理论研究，便是值得重视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要丰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学说同样应该作出新的概括。我们可否设想，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这三者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一种社会结构，这个结构是我们过去经常阐述和说明的，我们还可以指出社会还存在着另一种结构，即生产力的技术工艺性质——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关系——社会的非政治上层建筑(组织管理的形式、体制、设施)。前一结构造成了人们在社会利益上的差别、对立，在私有制条件下，形成着利益彼此对立的各阶级。这一结构是在生产力社会性质的决定下，随所有制的变更而改变其社会性质的。后一结构是由社会对自然的关系、生产力的技术工艺性质决定的。这一结构将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和利用的程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社会的这两种结构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和技术工艺性质互相关联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中人们发生的组织关系互相制约着，政治上层建筑和非政治上层建筑也互相联系着，由此形成了社会系统的整体。社会系统的上述两种结构揭示了社会的二重性质，社会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这两个彼此区别又彼此联系的不同方面。忽视了哪一方面，都不可能对社会系统这种物质运动形式作出科学的分析。社会系统的这种二重性质表明它既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同时又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家转入社会领域大有用武之地。社会领域已经成为并且还将进一步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彼此渗透、互相结合的领域，成为生长一系列交叉学科的肥田沃土。是不是我们还可以预计，社会还存在着我们至今没有认识的结构系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学说除了揭示社会系统中起基础和决定作用的因素外，还应该揭示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社会结构的多重性、层次性，充分显示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有机性、整体性。

三

国外学者对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社会影响，对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新现象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提出了各种理论和观点。有些学者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直接评述，明确地把他们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的理论观点，也应该结合当代社会生活的新情况加以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应一概否定。

概括当代社会生活的新现象，决不意味着只是为了更新在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时所引用的材料，更不应该对新现象、新材料采取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进行这种研究的时候，我们应该彻底贯彻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应该指出，我国学术界已有一些同志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就这个问题写了上述文字，只是期望这一研究受到更多的重视，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研究出现一个新局

面。

（原刊载于《哲学动态》1985年第7期）